

802.7
0003

●● 高語罕著 ●●

文章及其作法

●● 光華書局 ●●



931141

复旦大学图书馆



FUDAN

JFZ0000088481M 复旦大学图书馆

法作其及章文

編罕語高

RW7734/07

路馬四海上

行印局書華光

1933

1—2000册

文章及其作法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

每册實大洋九角
外埠加郵費五分

編者 高語罕

發行者 光華書局

印刷者 光華書局

上海光華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
電話：九二六八九

導 言

我這部『文章及其作法』有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 我不是指給一般青年學生一個研究文學，練習文學的方法，因為文學的文字是少數人的田的，文學家也只有少數有天才的人的成就。一般青年所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不可須臾離的敘事達情的應用文字，所以我的注意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傾注在這上面的。

(二) 若果只教青年學得一種應用文的技術，那未免太把文章的一般的作用——並且是極大的作用，太忽視了。我所以又特別而普遍地致力於啓發青年的思想這一點。

因此，我把我選的文章，分成八組如下：

導

言

一

(A) 組兩篇：鬧學 劉老老進榮國府

(B) 組三篇：拷豔 馬丹拔蒂士特 他的情人

(C) 組兩篇：難道這是應該的嗎？ 侯爵夫人

(D) 組兩篇：殺父母的兒子 信

(E) 組二篇：太湖上的風波 劫巴士底獄

(F) 組一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引言

(G) 組兩篇：黃梨洲論學生運動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H) 組兩篇：不朽 孫行者與張君勸

A組所描寫的是貴族大地主階級社會的黑暗與腐敗。但是所描寫的局部的對象和牠的技術却兩不相同。鬧學是寫榮府的家學的黑幕，以榮府一些十齡左右的學童，竟然公開地宣淫，什麼「貼燒餅」咧，什麼「龍陽」之興咧，什麼「主子」

咧，「奴才」咧，鬧得「翻江倒海」，還成什麼體統；但是這並非這些小子之過，乃是安富尊榮、「衣租食稅」、席豐履厚的貴族大地主的社會與家庭的必然現象。他們的一班小孩子尙且這樣爛污，其大人可知；而「虎兇出柙，圭玉毀於櫝中」的責備，還屬第二層。至於劉老老進榮國府乃是另一種描寫法。牠用一個鄉下老劉老老的眼光描寫出貴族大地主家庭之奢侈豪華，縱欲無度，恰恰和她們的鄉下的農民的勤苦生活，做成一個鮮明的對照，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平之聲，吐露在弦外。這是家庭問題，也就是社會問題。

B組所提出的問題，是男女問題，愛情問題，同時就是表暴着社會的極根本的病態。拷豔是敘述中國貴族社會，封建社會的男女關係的倫理觀念，同時也就大膽地提出來極激烈的反抗，不僅是言論上的反抗，而是行動上的反抗。馬丹拔蒂士和他的情人都是對於建築在階級制度的社會上的冷酷人情以致命的批評與攻擊。馬丹拔蒂士特即哈木先生的夫人幼小時被人姦污，致被全社會，甚致全家庭，甚至

應負有完全責任的父母所拋棄，所虐待，這是一種冷酷無情的社會，一般「狗男女」的社會。他的情人的主人翁鐵利沙，只因沒有地位，沒有好相貌，求不到「愛」，至以請人代寫情書，代讀情書，代答情書以自慰，她的一顆富於愛情的心，終不得世人之一顧，然而作者却說她「是一個「人」」。他們都是把人與非人或人與禽獸（阿貓阿狗）相對照，於以見在現在的階級社會中，是找不到多少人，獲不到真正的「愛」情。都是極發人深省的作品。

C組的難道這是應該的嗎是描寫貴族，資本家，官僚拿工人農民不當人，所謂「魚肉鄉民」，替被壓迫階級抱不平；但這個反抗的責問是由作者提出來的。侯爵夫人也是描寫貴族大地主拿一般人——農民，教士，工人，醫生等等不當人，拿他們做裝飾品，做玩具，做消遣的資料，這也是這一社會的必然的現象。她們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所需要的只是榮譽和消遣歲月；她們不是用積極的福利社會的辦法去消遣歲月，而是以人為木偶，為玩具去幫她消遣歲月，但是這種反抗是由

身受其蹂躪者提出來白。這種情形與難道這是應該的嗎所描寫的，似乎極端相反，其實都是貴族大地主社會中的兩種相反相成的現象，就是以人爲犧牲的私有制度社會的兩方面。

D組的殺父母的兒子與信，都是描寫天倫之大變，一個是敘述兒子殺父母；一個是敘述兒子殺父。他們殺父母的行動是一樣的，然而意義，即牠們所代表的時代觀念却大大不同。殺父母的兒子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給這個社會的虛偽的倫理觀念以致命的打擊；信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舉舊時建築在私有制度上的家庭關係與倫理觀念一掃而空之。

E組的太湖上的風波與劫巴士底獄都是描寫被壓迫的民衆反抗壓迫階級之激烈的行動——暴動或陰謀，但是牠們的意義也各有其時代的特性。太湖上的風波不但反對官府，反對土豪劣紳，不但要救李俊等，並且要救太湖三州的百姓；不但要救李俊等，並且提出具體的辦法，這是一個大進步，然而這終竟是鄉村中流氓無產

階級的辦法，沒有具體性，持續性，最大的原因是，他們沒有城市的民衆做同盟，沒有推翻壓迫階級的政權的企圖，終是空中樓閣。劫巴士底獄則不然。牠這一暴動推翻了法國的王權，破壞了最殘酷的幽暗的牢獄，解放了法國民衆。然而牠沒有革命的工人階級與其政黨（其時尚沒有發生），所以後來終歸失敗。這是牠在全部歷史中宣示出來的。

F組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引言中述革命之失敗的史實所以被人忽視的緣故。這是暴露既得政權的階級故意地抹煞以前的偉大革命的事實，猶之乎他現在故意抹煞一班革命黨人的史實一樣。

G組的黃梨洲論學生運動，在本文上反映出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學生運動之利己的觀點，牠把變態社會與常態社會對立起來，這完全是形式邏輯的思想；在批評中湧現出辯證法的唯物社會觀；牠打破了資產階級的不徹底的，欺騙的學生運動的理論，指出學生運動之真正的革命的道路。請大家來照照鏡子的本文是在誘致中國人

民重蹈美國資本主義的覆轍，在批評中却指出美國的資本主義以及世界的資本主義都在或緩或急地走近牠們的墳墓，中國的工農大衆若要建設真正幸福的國家，必須另找出路。牠這面鏡子一方面是美人，一方面却是骷髏，不要上當。

H組的不朽是哲學問題，牠抄襲斐希特的人生天職論的唯心論，以爲奇貨；批評中指出牠的謬誤，以爲所謂「大我」「小我」都應以過去現在未來的「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爲條件，不能以毫不着邊路的什麼大我小我掩飾衆人的耳目，揭破資產階級虛偽的人生觀，而建立革命民衆的積極的人生觀。孫行者與張君勱所討論的是方法論的問題，形式邏輯的法寶打倒了玄學，而形式邏輯却又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爲形式邏輯的活動範圍是有一定的，過了這一定的界限，牠就要碰壁。然而本文的作者，方在自鳴得意，以爲他的擁護科學之功，是以「不朽」，其實若果真正發揮科學的偉大功能，一定要請形式邏輯先生安分一點，就是請牠只得苟安於「常識先生」的分際，然後才不致阻礙進步，才可盡量地利用科學。那末，

担負這種使命的，不是形式邏輯而是唯物論的辨證法。

總而言之：上面各篇處處都透露出一種光明之路，就是辨證法的批評精神。這就是我的「文 及其作法」的大旨；是非好壞，只好付之讀者及當代教育家的公論了。

編者一九三二年暮秋，寫于狂風驟雨之夜。

文章及其作法

目次

導言	編者
劉老老進榮國府	曹雪芹
鬧學	曹雪芹
孫行者與張君勣	胡適
拷豔	王實父
馬丹拔蒂士特(莫泊桑著)	李青崖譯
他的情人(高爾基著)	胡適譯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侯爵夫人(柴霍夫著)	耿濟之譯

殺父母的兒子（莫泊桑著）	胡適譯
信（猶太，白倍爾著）	徐調孚譯
大明湖畔	劉鶚
太湖上的風波	陳忱
劫巴士底獄（克魯泡特金著）	楊人桢譯
太平大國革命運動史序言	李一塵
黃梨洲論學生運動	胡適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胡適
不朽	胡適

劉老老進榮國府

曹雪芹

且說榮府中合算起來，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人。一天也有二三十件事，竟如亂麻一般，沒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却好忽從十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倒還是個頭緒。(一)

原來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鄉村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

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自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照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二)

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願意呢；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三)

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躁，吃了幾杯悶酒，在家裏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便勸道：「姑爺，你別噴着我多嘴。俗們村莊人家兒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呢？你皆因年小時候，託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俗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腳下。這長安城中，徧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踢也沒用。」(四)

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去打劫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就會自己跑

到借們家裏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就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借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纔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見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的了，又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官兒，只怕二姑太太還認的借們。借們爲什麼不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點好心，拔根寒毛，比借們的腰還壯呢！」劉氏接口道：「你老說的好！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們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不肯進去告訴。沒的白打嘴現世的！」（五）

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